老邻居

郭红解

那天，分别了三四十年的老邻居在老楼附近的饭店相聚。当年的少男少女，如今都是当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年龄的人了。少时的印象与当下的模样叠映在一起，像是影视剧中的蒙太奇镜头。此情此景，在影视剧中常有“穿越”，没想到自己也“穿越”了一回。

老楼坐落在外滩附近，当年归属黄浦区大楼管理所管理。上世纪50年代有电梯、被称作大楼的居所不多，当然是那种要人工费力拉开两道铁门，发出“卡啦啦”声响的老式电梯。电梯升降靠的是手动控制，操作水平不高，电梯会比到达楼层的地面或高或低。记得儿时开电梯的师傅是位中年男子，穿着讲究，很有风度，好像原先在洋行里做过。他知道得很多，我从他那里听到很多以前没听说过的事。他开电梯很有水平，拉开两道铁门，电梯与楼层基本在同一水平上。老楼的一层楼一直沿用以前的叫法，称为底楼。外面访客来，我们都要特别关照：一楼在楼上。这种叫法，也让我们产生过莫名的优越感，似乎只有大楼才有这种叫法。老楼的门厅是我们孩提时玩耍的好场所。那时家里的门户大都敞开着，不像现在家家“壁垒森严”。我们玩“官兵捉强盗”这类游戏时，会从这家冲到那家，家长一般都比较宽容，只有“疯”过头，才会叫停。

后来，知识青年一个个远走他乡，老邻居陆续搬离，老楼变得越发冷清了。留守的老邻居已不多，三楼邱家在老楼居住了六十多年，邱家姆妈已九十七岁了。他家小儿子毛毛（小名）今年从外地退休回沪定居后，心中空落落的，就想到了几十年未见面的老邻居，于是想方设法联络上了几家。

凌家是我家的隔壁邻居，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搬走了。这次凌家的二女儿、三女儿都来了。二女儿当年曾是区少年宫合唱队队员，经常要穿白衬衫上台表演节目。她还是学校少先队仪仗队的鼓手。最让她引以为豪的是，仪仗队曾参加电影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的拍摄。每次排演回来，都会告诉我们好多令我们羡慕不已的事，比如看到演赵大大的演员，比如导演王苹怎么指挥拍摄。有次拍摄回来还带回一只当作夜点心的面包。好不容易等到了电影上映，邻居们在被电影情节吸引时，不忘注意凌家二女儿敲队鼓的镜头。直至影片快结束时，在欢送解放军抗美援朝的队伍中，才找到一晃而过的少先队仪仗队。如今谈起当年拍片的经历，凌家二女儿依然有着几分得意。那年月能上银幕是多么不容易啊。她中专毕业后分配在照相馆工作，一直到退休，拍了一辈子照片，不知与当年的拍电影有没有关系。凌家三女儿技校毕业后，自告奋勇远赴新疆工作，后来又调回了上海。

老邻居相聚，聊起分别后几十年的经历，像履历般的简单；回忆相处十来年中的往事，却咀嚼不已。当然，谈起儿女们自然话又多了。邱家毛毛喜不自禁拿出手机，给我们看宝贝女儿的照片，炫耀女儿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是因为他从小对女儿家教很严。话刚出口，我们忍俊不禁差点喷饭，要知道，他当时是大楼里出了名的捣蛋鬼。或许正因为自己的这种经历，他对女儿有了更高的期待，也就有了他说的“家教”。那时，真有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感觉。进厂工作不久，我因工伤不得不躺在床上，邱家毛毛端来一碗羊肉；父母分别是医生、护士的茅家女儿上我家给我打针……

离开饭店，老邻居一同去看老楼、去看邱家姆妈。虽说是九十七岁的高龄，邱家姆妈看上去精神很好，见到老邻居笑逐颜开。老邻居自报家门后，邱家姆妈还能记起当年的一些人和事。临别时，邱家姆妈执意送我们到电梯口，要我们坐电梯下楼，而她自己天天走上走下不坐电梯。曾经作为大楼象征的电梯现在看来十分逼仄，手拉门改成了自动移门，虽说升降不用握柄操作，但也要由开电梯的师傅按键控制。老楼虽说有些破败，但对我们这些老邻居来说还很温馨……

喀什风情

叶永烈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走过北疆，走过南疆，甚至还深入罗布泊追寻彭加木，我对新疆算是熟悉的了。然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说：“不到喀什等于没到新疆。”也真巧，由于上海是喀什的对口支援城市，喀什举行上海文化周，我有幸应邀为喀什读者签名售书，得以领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新貌。

喀什真远。从上海飞往喀什，横穿整个中国，飞过雪山，越过大漠，飞了8个小时。到达喀什机场时，已经是晚上7时半，那里跟上海有着2小时的时差，喀什人在下午4时上班，8时才下班。

一位上海援疆干部告诉我，喀什除了主干道人民路、解放路以及团结路、文化路等之外，路名几乎都是用维吾尔语命名的。

一到喀什，我就处于浓浓的维吾尔迷人风情包围之中。一辆辆摩托车从街上飞驰而过，驾车者往往是戴四方帽的维族小伙子，而后座则坐着身穿色彩艳丽的连衫纱裙的维族姑娘。到处是卖抓饭的清真餐馆，空气中飘荡着烤羊肉串的香味。弹着热瓦甫或是拉着艾捷克的维族乐曲声，艾提尕清真寺的诵经声，声声入耳。这里是新疆维吾尔族最多、最集中的城市。所谓“不到喀什等于没到新疆”，是指喀什最鲜明地体现了维吾尔族特色。

很难想象，在干燥少雨的喀什市中心，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碧波荡漾的人工湖——东湖。走过东湖上的土曼大铁桥，以人民东路为界，马路两边判若两个世界。马路右面是一大群新盖的高楼大厦，而马路左边则是一大片40多米高的黄土高崖，上面密密麻麻堆积着用黄土泥砖建造的房屋。那便是喀什老城，名叫“高台民居”，是维族世代聚居之地。在维族朋友阿依古丽带领下，我从车水马龙的柏油马路边下车，踏上一级级台阶，去探访高台民居，因为喀什人说“不到高台民居等于没到喀什”。我上了黄土高崖，如同穿过时光隧道，看到的是三四米宽、弯弯曲曲的黄土小巷，两侧是黄色泥墙房子。

这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最初是西域36国之一的古疏勒国的国都。10世纪时，喀喇汗王朝在这里建造王宫。迄今在这近2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崖上，仍居住着2094户、一万多人口，全部都是维族。这里有50多条小巷，巷子里每隔一二十米，会有一扇很大的对开木门，门上有着精致的雕花以及一对大门环。阿依古丽带我入内参观，哇噻，里面竟然是那样的富丽堂皇，别有洞天，跟外面的土墙窄巷有着天壤之别。木门之后是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院子，种着葡萄、石榴、无花果、杏树。围着院子的是一条漆成天蓝色的回廊。回廊连接着一个又一个蓝门、蓝窗的房间。回廊还连接着楼梯，上面是依着山崖而建的二楼以至三楼。回廊以及所有房间都铺着花地毯。好客的主人请我进入宽敞的客厅，我注意到装修极其考究，墙上有花草浮雕，窗的上方是尖拱木雕，四墙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壁龛，内置银壶、瓷盆、玉雕等维族工艺品。阿依古丽告诉我，一扇大门之内，住的是一个家族，这些老房子往往传了七八代。最初的房子没有这么大，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渐依崖扩建。老房子冬暖夏凉，很舒服。有的房子年代太久，成了危房，政府采取两种方案：一是迁往新建楼房，二是原地原样重建。不论选择哪种方案，政府都给予补贴。通常年轻人选择住新建楼房，老年人喜欢回迁。

走出高台民居，我见到的是不远处徐徐转动的摩天轮，已经封顶的高达32层住宅大楼，满街飞跑的嫩绿色轿车，大型商场闪闪发亮的玻璃幕墙。喀什，当年是横贯亚欧大陆“丝绸之路”南、北、中三路交汇的咽喉重镇，如今是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印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五国接壤的中国西部中心城市。充满维族风情的喀什，是熠熠生辉的塞外美玉。

戳穿　　戴继斌

挂髯的非生活化

王尔龄

戏曲里的老年男子大抵挂髯，我说“大抵”是因为较年轻的剧种不在此列；昆曲《请医》中的丑扮庸医装八字须属于特殊情形，姑且不计在内。挂髯口，已被一些新编戏改为粘须了，据说是出于生活化的考虑。

挂髯口，诚然不与生活相合，髯由上唇垂下，遮没了嘴，令人想起饮食之时张口也难；长髯、黑满、白满不是生活中所能有，净角之红、黄、蓝、紫髯口更其如此，称之为非生活化自无可疑。然而戏曲里用挂髯有其不得不然的原由，它在初创时期因陋就简，力求简便，预置各种髯口以备各个角色依年纪、所属行当分别取用；倘若设定使用粘须，就无此便利，虽离生活实有情形也不计及，此其一也。

其二，它还有可取的理由。有些戏，要以须髯表明人物的某一变化，如《文昭关》里的伍子胥一夜急白长须，他从床帐内出来一次就变一次，先由黑三的黑须变为花白，再由花白变为白须，都是入帐即换，出帐即显，设若改挂髯为粘须，瞬间能够完成乌黑、花白、纯白之换么？再如《竹林计》火烧余洪，这个武二花角色应由长须换成一字须（幕内改换）以示火燎，若改挂为粘，仓促之间既要换衣（衣亦被火燎）又要换粘胡须，其不便也明矣。

其三，它更有技艺的价值。髯口因其长或超长，因其“满”（阔度和浓密度），得以用来创造出理、撩、吹、拂等表演手段。甚至在“硬僵尸”倒地时还要让须髯遮面，这一功夫令人称道，不挂而粘自必逊色。丑角颇有挂“吊搭”者，似断而搭，似续而吊，蒋干（《群英会》）的愚而好自用，汤勤（《一捧雪》）的秽德而彰闻，崇公道（《女起解》）的善谑而不虐，如此等等，不能不认为有赖于“吊搭”的助益。

挂髯，在戏曲中尽管是不得已而用之，但它转而生出美学上的意义，艺术美的成就足以抵消非生活化的缺失。其实，我们的戏曲史上的创造多矣，不独挂髯口为然，值得认真对待。

壶居阁里识暗香

楚 林

结缘壶居阁主人沈暗发、陈丽梅夫妇，得识壶居阁制紫砂器，质朴淳厚气息沁人心脾。

沈暗发，宜兴丁蜀人氏，16岁凭紫砂杯作品考入紫砂厂，师从杨勤芳、王石耕，从制作顾景舟款“上新桥”始，梅桩、掇只、石瓢、井栏、提璧、佛手等圆器、方器、筋纹器一路做过；1996年至沪上，师从许四海，沉浸于四海壶具博物馆、四海陶艺工作室，遍访蒋蓉、吕尧臣、何道洪等前辈大家，恳切求教，过眼大亨、大彬、曼生等神品重器，用心揣摩，特殊际遇造就能工巧手，炼得慧眼明睛。近年，沈氏夫妇以前贤胡问遂所题“壶居阁”立名，所制紫砂器渐开新风，成一家面目。

欣赏暗发，首重其质朴。暗发身形敦厚，待人朴实，心思灵巧，不善言辞。其器如人，不饰虚华，一扫流行壶艺机巧纤弱之病，以圆浑厚重、神完气足见长。紫砂艺术，质朴为上，质朴为本亦为元。紫砂器以“五色土”抟之，土乃万物之本，元气所在。元者，一也，最简单质朴，也最深邃丰富，蕴涵无穷生机，生发天然神力。紫砂茶具以土为质，以形传神，以用为本，辅以文人笔墨刻划，当属锦上添花。时下紫砂壶艺有强调壶面名家笔墨，忽视壶体语言之风，舍本逐末，恐入穷途。所喜暗发执着，不为流俗所扰，质朴如一，力出天然。

欣赏暗发，推崇其能工。壶居阁制壶，选料、调配、打身筒、镶片、成型、入窑，道道工序亲力亲为，无一不精。尤其篦身筒、明针工，暗发双手之灵巧若自具生命，可与泥语。当代壶艺大师何道洪尝言，紫砂壶内涵在神、气、力三要素，此三要素的体现无不赖于制壶之“工”。暗发对道洪此语甚为服膺，尝与笔者品评某家壶具，叹其用料精良，惜乎工不到家，泥性难以发挥，神、气、力皆黯然。能工者，盖痴迷也。暗发16岁始，于紫砂厂制商品壶、于研究所制精品壶、再于壶居阁制藏品壶，迄今26个寒暑，可谓壶不离手，工不离身，无一日不在制壶状态中。“壶居阁中居壶人”，日久能工，殆无虚言。

欣赏暗发，最叹服其对传统的尊重和固守。紫砂成型工艺自供春、大彬到大亨，几经多变，然打身筒和泥片镶接成型则公认是紫砂工艺独创，称为全手工传统成型技法，暗发则称其为“老法”。暗发随师制壶，上手即为“老法”，老法工艺繁琐，打、围、擀、篦、上、勒、清、搓，工序近20道，皆须平心静气，道道真工，如老僧坐禅，味在其中。紫砂传统工艺种种要求，实为顺应泥料特性，最大程度扬“五色土”之长所形成，放弃传统工艺轻言求变创新，从表面看，无法传递紫砂器之神、气、力，深层次来说，则将丧失宜兴紫砂特色和根本。壶居阁守护传统，何尝不是在守护紫砂壶具自身之存在可能？

行文至此，忽有妙思，沈暗发、陈丽梅贤伉俪，姓名中各取一字，可真就成全了“百炼金砂暗香来”的佳句了。以此期许，料不远矣。

大象『除草剂』的启示

秦 湖

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野火最为肆虐的国家，境内全年都饱受野火之灾：通常是冬季开始从北方烧起，烧到夏季，最后在南方熄灭。许多森林、草原都被毁于一旦。对于怎么解决这个难题，众多专家提出了不少建议，但不是因为成本过高，就是可行性过低。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火灾专家布曼，则想出了一个新奇的怪招：引进非洲象！政府部门经过商议后，采纳了布曼的提议。后来，野火果然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对此，火灾专家布曼解释说，他经过调查发现，早先有一种原产于非洲的巨型禾本植物引入了澳大利亚，而当地最主要的食草动物袋鼠却对其不屑一顾。因为躲过了被吃的命运，所以这种禾类植物长势非常快，成了草原起火的助燃剂。而这种巨型禾草是非洲象最爱吃的食物，因此引进非洲象，既能充当澳洲草原最好的“天然除草剂”和“消防员”，又能避免大量使用化学除草剂造成环境污染。

很多时候，一些看似很复杂、棘手的问题，只要我们理清思路、追根溯源，就能抓住事情的本质，巧妙地化繁为简、变难为易！

春天的路线

阮文生

枝干伸到墙外，连带了更多的叶子。春天的路线，从墙头或空中过来。有点不拘小节，不分界线。一团团一簇簇的枝叶，悬着堆着，天地里的绿，堵住你的思绪。 叶子与叶子之间，有白茫茫的水声，从那里过来。穿过小小的叶隙，侧着身段，茸茸的绿意便沾在上面。绿的那头的河，可高可矮，要看天的眼色。一条水泥路，从仰望里抬起，又从暮色里滑下，卡车、摩托撒野般的跑，原野的气息弥漫在周围，从晚风里四散开来……

夜光杯

今宵打谜

管同钦

挑出错别字

（苏州评弹《白蛇传》名段）

昨日谜面：家在市中心

（京剧名）

谜底：《闹地府》（注：别解为“府上在热闹的地方”）

“专家说”何时不再让我们为难

非 右

近日，微博上盛传『吃西红柿炖螃蟹等于吃砒霜』，理由是螃蟹是甲壳类的生物含有五价的砷，在维生素C的作用下，它会变成三价的砷化物，即老百姓所说的砒霜。这种说法有无科学性？记者就此采访了广州相关营养专家。专家说：西红柿与蟹同食致中毒是谣言。

近年来，有关『专家说』让我们很为难，一会儿『专家说』『晚上吃个姜毒害赛砒霜』，并举出许多理由；一会儿『专家说』『晚上吃个姜好比喝羊汤』；一会儿『专家说』狗肉与绿豆不能同吃，甲鱼不能与苋菜同吃；一会儿又有『专家说』这些没有科学道理。『专家说』翻云覆雨，弄得我们左右为难，不知所措，不知听谁的，究竟谁说的是真，谁说的是假，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专家作为权威人士，是在学术、技艺等方面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人。在人们的通常认知中，此类『专业技能』须符合科学原理，并具有经考试获得的『认证书』，拥有自我约束行为的职业操守（或道德）及可量化的专业标准。

可如今的专家『一砖头砸到好几个』，到处都是专家，让人真假难分。有的专家为了显示自己与其他专家的不同凡响，故意抛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，故弄玄虚，虚张声势，故作高深，让人看不懂，听不明，好似『现代天书』『封神榜』。

『专家说』的『专家提醒』『专家教你』如果是一般的常识倒也无妨无大碍，问题是，『吃一吨的毒素才能毒死人』的危言耸听，『地沟油吃了无大碍』等等『语出惊人』不知在安抚人心还是在为谁代言。

对于『专家说』，我们不能盲目迷信，闻风是雨，也要打个问号。同时奉劝专家应对党和人民负责，所言应该慎之又慎，不能信口雌黄，嘴上多个把门的，否则一旦『专家说』出个问题来那不是闹着玩的。有关方面，也不应动不动拿『专家说』来说事，把专家推上前台，来糊弄老百姓，否则时间长了，公众也把专家当『砖家』抛到水里『打旋旋』当做儿戏了。

灯花